



# 为让更多孩子走出沙漠，他们把青春留在沙漠

## 记内地青年学子扎根新疆且末教书育人

### 把青春留在沙漠，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走出沙漠

不少老师扎根在且末，也有一些人选择离开，回到家乡或者去了条件更好的地方。侯朝茹留下来的决心，因一位班主任老师的离去变得更加坚定。

那位老师准备瞒着自己的学生离开，但学生们却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。在车站，班里的学生为老师送行。有一个学生哭着问侯朝茹：“是不是有一天您也会走？”她没有犹豫地回答：“不，老师不会走，会一直教你们。”

19年来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，她也没想过离开。丈夫庞胜利与侯朝茹同年进疆。孝顺的他每每捧起父亲的第一封来信，眼眶都会忍不住泛红。为了让愧疚的儿子宽心，老人在信中写道：“你以后不要提‘不孝’二字，你这是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现在不是号召全国人民去那里开发吗，你是祖国的排头兵，是好样的。”

“一辈子留在沙漠，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沙漠。”这是许多留疆教师扎根在这里的原因，也是他们的人生理想。河北省优秀毕业生李桂芝，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几家重点中学的工作机会，只身来到偏远的西部教书。到了且末，她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教学中，第一个学期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就从平均50多分提高到80多分，在学校引起轰动。

已是且末县第二中学骨干教师、历史学科带头人的侯朝茹，多次在州级、县级历史学科授课比赛中获奖，屡次被评为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。她有一个维吾尔族学生，叫努尔曼古丽。小姑娘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，家里姐妹六人，父亲身体残疾，母亲重病在身，一家人靠低保生活。

2010年初，努尔曼古丽的父亲因病去世。侯朝茹连夜赶到她的家里，鼓励开导她做生活的强者，做妈妈的帮手、妹妹的榜样。此后，侯朝茹对努尔曼古丽格外关心，经常请到家中吃饭、辅导作业。在侯朝茹的关照下，这名内向的学生慢慢变得开朗，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。

从小向往远方的侯朝茹不曾想过，会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一座偏远的沙漠小城。现在回望，她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：“我拥有了一段有意义的青春，平凡的人生因而也多了一点不平凡。”

近20年间，成百上千的内地大学毕业生千里迢迢来到且末县教书。其中650多人留了下来，将青春永远地定位在沙漠边缘、昆仑山脚下。在人口仅3万的且末县城，他们是最受尊敬的人。

青年学子投身且末教育事业脚步从来没有停歇，且末县委书记徐凯说，从内地来的留疆教师，现在占全县在岗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，师资短缺问题得到解决。“在且末，我们感受到了被渴望、被需要、被尊重。”李桂芝说，学校一开始就把留疆老师安排到重要岗位，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。

今年3月，即将毕业的32名保定学院学生追寻师哥师姐的足迹来到且末，开始为期4个月的实习支教活动。“他们当中会有人在这里扎根！”侯朝茹肯定地说。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5日电



▲在新疆且末县第二小学，2018年来到且末县第二小学担任体育老师的张婷(前)带领孩子们练习体育组老师自编的广播操(3月15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段敏夫摄

回身的她瞬间呆住了。风沙如一堵墙席卷而来，能见度不足2米。那一天，宿舍到处是呛人的沙土，她用湿毛巾捂着嘴巴睡觉。后来王建超才知道，为什么且末一场风能“刮走”几个老师。

时间到了2019年。20岁出头的四川小伙刘亚洲常听学校年长的同事讲起以前的艰辛，但已难有切身的感受。“从江西新余学院毕业到这里，坐飞机用了5个多小时，教书半年也就遇到过一次沙尘暴。”对于这个戴着眼镜有点微胖的文艺青年来说，2018年9月来新疆工作并不是一时冲动。“我一直很向往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平的人生，想来西部走一走。”

选择来新疆当教师后，刘亚洲的人生路越发清晰，笃定了自己的职业规划，坚定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，一本关于他与新疆的书。他说：“外面的繁华我已经看过了，更想在这里体验别样的人生。”

### 青春路上，有爱相伴

青春，总伴有甜蜜的爱情，即便再遥远的地方

也不例外。且末这座偏僻的小城，因一批批青年教师的到来，多了不少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2007年是周正国从河北阜平县来且末的第七个年头，也是这一年，他等到了生活的另一半。来且末教书后周正国很少考虑个人问题，一是因为刚刚工作手头并不宽裕，谈恋爱不能让女孩太委屈；二来还是想找个老家的女孩，这样即使自己常年不在父母身边，两家人之间也能有人照应。

那年暑假周正国回乡探亲，经亲戚介绍知道了同为老师的刘庆霞，因为临近假期结束，他们没时间见面，就互留了电话号码。

回到且末后，周正国主动发了短信，对方也很快回复了，虽然话不多，但彼此之间暖心地叮嘱，让平淡的生活多了份牵挂。

短信渐渐被电话取代，第一次通话周正国因为紧张不知所云，刘庆霞却从中听出了他的忠厚老实。相距千里的两个人，谈起了“手机恋爱”。

谈教学，聊新疆……身处河北的刘庆霞虽没来过新疆，却早已在周正国的口中爱上了这里。有时，周正国也会“吓唬”她，绘声绘色地描

述新疆飞沙走石、不见天日的黑沙暴。刘庆霞却说：“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！”

次年暑假，约好了相见。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相约在老家车站见面，他们没有在茫茫人海错过，只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。“你是周正国吧？”耳畔响起熟悉的声音，眼前这个推着自行车的姑娘就是他奔波千里要找的人。

再次回新疆，周正国是跟刘庆霞一起的，两人并肩坐在火车上，憧憬着未来。

同是来自河北的王建超和王伟江，在大学时就是一对情侣。他俩幽默地比喻，远赴新疆且末教书的过程，像是一场“私奔”。原本就不同意女儿离家太远工作的王建超父母，将女儿的离开都怪罪到了王伟江头上。结婚的头几年，老人始终不肯接受这个女婿。孩子出生后，老人才慢慢地接受了王伟江。

现在，王伟江夫妇已经儿女双全，孩子们都已地地道道的新疆人。王建超也常跟孩子们讲述父母来新疆的初衷，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像胡杨和红柳一样，即使被黄沙包围也要扎根，坚强挺立。

新华全媒头条

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  
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，订阅“新华全媒头条”栏目

新华社记者黎大东、何军、周晖、段敏夫

新疆且末县，地处乌鲁木齐以南12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。县城南靠阿尔金山，其余三面被塔克拉玛干沙漠环抱，在两大“无人区”的合围下，俨然一座“孤岛”。

内地大学毕业生侯朝茹来这里教书将满19个年头。那张当年来时途中合影的黑白照片中，曾经的短发少女，早已成了妻子，当了母亲。与她同行的另外14名保定学院的同学，也都在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地方安了家。

只有荒凉的沙漠，没有荒凉的人生。2000年以来，共有650多名像侯朝茹一样的内地大学毕业生，到且末县任教并留下来。这些人用青春给小城带来活力和希望，帮助一批又一批各族孩子走出沙漠，同时他们也在沙漠体现自己的价值，收获甜蜜的爱情，完成了儿时的梦想。

### 为梦想运行

2000年春天，因一批教师流失和小升初学生急剧增加，且末县第二中学遭遇最困难的时期。校长段军在征得教育局同意后，紧急赴内地招聘老师。“那个时候，且末每年有将近200天的沙尘天气，当地人开玩笑‘一天一人吃一块砖’。”临行前，段军对这次招聘不乐观。

结果让他喜出望外，听到西部紧缺教师，仅河北保定学院就有上百名学生报名，原计划7至8名教师的名额，后来翻了一倍。

去西部教书，是侯朝茹儿时的理想。她回忆，大学即将毕业时，正值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，许多青年都有响应号召去西部的想法。

经过笔试、面试，保定学院有15名毕业生最终胜出，侯朝茹就是其中之一。她高兴了好几天，瞒着家里人签了就业协议。一个月后，父亲得知女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坚决反对，母亲连气带心疼大哭了一场。

2000年8月15日，在保定火车站，15个身穿白色T恤的青年整装待发，当中包括3名河北省优秀大学毕业生。原先持反对态度的家人赶来送行，嘴里的埋怨变成了叮嘱。远行之前，保定学院毕业生苏普的母亲因病去世。办完丧事后，他看着孤零零的父亲不忍抛下。老人啜着嗓子说：“去！签了协议，要履行诺言。”那个夏天，原本活泼的小伙子，缠着黑纱，带着悲痛和愧疚离开了家乡。

没出过远门的一行人，到且末花了5天4夜，火车转汽车，越走越荒凉。大家一开始还对沙漠充满好奇，但不久后的沙尘暴，让他们见识到了可怕。体育老师王建超印象尤其深刻。一天正在室外上体育课，天毫无征兆地昏暗下来，不知道是怎么

本报记者王京雪

在听不到声音的世界里送外卖到底是什么体验？

山东省烟台市，晚上6点，天色暗了下来，大街小巷的车子行人多了起来。杨凯的踏板摩托在一车来宽的街市穿梭，驶往下一个送餐点。他听不见街道上嘈杂的人声，听不见转弯处汽车示警的鸣笛，也听不见耳边呼呼的风声。跟在他身后，骑摩托载着我的张丽丽同样如此，他们是聋人送餐员，是在这座城市里不知何时出现、自然而然结成一支互助小队“烟台无声蜂鸟骑手团队”的成员，有人叫他们“无声骑士团”。

### 喧嚣城市，无声骑手

我们送的第一单外卖，目的地在一座公寓楼上。门口的按键门禁出了毛病，输入门牌号无法呼叫住户，杨凯拍着防盗门向一前一后隔正等电梯的人们示意，有人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“叮——”，电梯来了，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了上去。低头看了看手机时间，杨凯在门口来回找了两圈，看上去在想办法，“叮——”，有要外出的住户走下电梯，拉开了防盗门，我们赶紧钻进去，挤进电梯。

上了电梯，杨凯在手机上迅速打字编辑短信，他把一些词语句子提前存了下来，可以一键粘贴，快速发送。突然，他抬头露出一个笑容，递过手机，向我展示刚和顾客之间的留言：“顾客您好，我是聋哑人，外卖，请稍等，我马上过去，谢谢！”“不着急，慢慢来。”

到达送餐点，开门的是一个圆脸男青年，杨凯鞠了一躬，双手递上外卖，青年连连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啊。”——可惜杨凯听不到。

我们送的第二单，在一片老旧小区内。送餐点是16号楼，杨凯骑摩托在小区里绕了两圈，中间四五次停下车去看楼号，但每次都不对。他跑进小卖部，在手机上打字向店主问路，女店主很热心，马上从店里走出来指了指方向：“你从前面白色车子右手边的坡上去，看看是不是16号。”她大声重复了两遍，还放慢了语速，希望这样能让杨凯明白。他连忙向她说的地方跑，看了看，对跟过来的杨凯和张丽丽摆摆手，不是这儿。

最后还是杨凯自己找到了16号楼，他跑过太多小区，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直觉。时间有些赶，我们没等电梯，一口气冲上3楼，订单上只写了楼层没写门号，他快速编发短信，在4扇门前左右转头，看哪一扇门会开，如果听得到声音，他会知道点餐的是右手边传来越来越近脚步声的那家。

“时间急的时候经常要爬楼”，送完餐，他边跑楼梯边在手机上打字给我看。

这天我只跟着杨凯跑了三五单，每单都有预想之外的问题，每个问题都被他熟练地化解，奉还是一个露着白牙眯着眼的笑容。有时去取餐，店家正

# 无声骑士

“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不消沉不放弃，靠自己养活自己，不给家里社会添负担，这样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愿支持”

忙，他自己从打包好的餐品中找出要取的，提着就走，我猜人们根本不会发现他跟别的送餐员有什么不同，他们或许会觉得这个骑手身手利落，不爱讲话，有点酷。

他们的确有点酷。每一天，与全国数百万送餐员大军一道，无声骑士们默默地驾着摩托和电动车，快速又无声地向一个个目的地奔驰。他们跑过大大小小许多难言的误解、排斥与挫折，也跑过整座城市温暖与柔软。“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不消沉不放弃，靠自己养活自己，不给家里社会添负担，这样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愿支持。”一个市民说。

### 他们的投诉率比普通骑手更低

烟台这支“无声骑士团”成立于2018年9月，经过半年发展，目前常驻骑手稳定在10人左右，且还在不断扩张。“这个特殊团队完全是自发成长



▲杨凯在送餐途中等红灯。本报记者王京雪摄

起来的，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全国都得上数。”饿了么蜂鸟众包烟台地区的负责人侯学道说。

他还记得第一个“无声骑士”，团队队长杨凯来公司面试的情景。“我们平台不歧视聋哑人，只要能提供身份证、健康证等证件，通过审核和培训就可以做骑手，但他们的配送难度确实很大，当时主要担心这些骑手能不能被顾客和店家接受，能不能克服沟通困难完成配送，现在看，他们都做得很好，甚至投诉率普遍比普通骑手更低。”

杨凯今年35岁，3岁时发烧打针让他失去了听力，渐渐地，也忘了怎么说话。他在辽宁锦州的特殊教育学校读了两年小学，因为父亲生意失败，一家人回到山东老家，定居威海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杨凯找过工作，但聋人找工作很难，岗位少，工资低，有时候，干一样的活，他们拿到的报酬也要比普通工人少。直到结婚生子，杨凯一家还要靠日渐年迈的父母接济。

杨凯妻子也是聋哑人，为了多赚点钱，2018年，她去南京打工，接触到送外卖这份工作，收入不错的工作，杨凯去南京跟着妻子试了半个多月，回到山东，就主动联系外卖平台，申请做送餐员，“烟台离威海近，能照顾家，单子又比威海多，所以我来烟台，妻子在南京，那边每单比烟台的收入高一点。”

最开始，因为对平台和路都不熟，杨凯一天只能跑十来单，还因为送餐超时受了不少罚，不能接打电话让他和顾客沟通不畅，差评和投诉随之而来。为送好外卖，杨凯用空闲时间骑车到处逛，记下每条路的位置，他也学会了在送餐前用短信和顾客沟通，如果短信没回复，就拨几声电话再挂断用铃声提醒对方看手机，或者请周围人帮忙打电话提醒。

上午9点半开工，干到下午2点；下午4点半开工，干到晚上8点；夜里10点开工，干到凌晨2点。杨凯喜欢雨天和深夜，因为这时候很多骑手不出门，单子好抢还有补贴。不过长时间骑摩托导致的腰酸，让他最近缩减了加班的时间。

现在，杨凯平均每天能送50单外卖，即使和普通骑手相比，也能争个“单王”的宝座，前两天，他一天跑了76单，在烟台地区的骑手排行榜上位居第三。

他的骑手点评页上几乎没了差评，“服务态度非常好，很准时。”“兄弟辛苦了。”“挣钱不容易，是一个不能说话的人，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。”“人特别好，特别有责任心。”“一点不介意骑手是聋哑人，感谢社会感谢组织给聋哑人一份工作”……

杨凯喜欢送餐这份工作，受过指责，有过失败，在雨雪天气数次摔倒，也曾因过度疲劳摔伤过自己，但凭借脚踏实地的努力，他每月可以挣到上万元工资，他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柱，同时，还收获了一份平等的认可与尊重。

### 从1到10，互助的“骑士团”

“聋人找工作困难，不稳定，可怜。”杨凯打字说，“我做骑手后就想帮助我的朋友也尝试这份工作。”

从一个人的无声骑手，到10个人的“无声骑士团”，烟台这支无声团队里的不少人都是杨凯介绍进来，又手把手教出来的。比如张丽丽，“我以前在北京的味千拉面工作，后来空气不好，我身体弱爱生病回了烟台，回家后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，他就叫我来做骑手，教了我两三天。”

每次介绍新人加入，杨凯就带着他们送餐，教他们怎么操作送餐软件，怎么跟顾客沟通，怎么应对一些常见情况。

42岁的邢锋雷和妻子战少东也是杨凯介绍来的。邢锋雷腰椎受过伤，一些重体力活干不了，他做过不少工作但都收入不高，也干不长。杨凯找他送餐时，邢锋雷很犹豫，觉得自己不认路又不能沟通，怕干不了这行，他观察杨凯怎么送餐观察了半个月，终于鼓起勇气加入团队。

现在，邢锋雷已是能独当一面的骑手，他干得很拼，经常送餐到凌晨，战少东心疼丈夫，除了工作上班外，也开始在周末跟着邢锋雷送餐。他们有个十分懂事的13岁女儿，还养着四大两小6只小猫，夫妻俩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买套更大的房子，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除了杨凯，其他无声骑手也常介绍新人入群，生活不易，有好的工作机会，他们都会在圈子里互相推荐。

蜂鸟众包烟台地区负责人侯学道说，平时在团队的微信群里，常看见他们互帮互助，“无声骑士团”的老骑手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和技巧，每次有新人在群里提问，都有很多人解答。“他们特别积极向上，特别努力，很多人学历不高，正规聋哑学校都没怎么读过，手语也不标准，但在群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怎么表达，那个怎么表达，他们身上那股劲，比我这样能说会道的人正能量多了。”

侯学道常被自己负责的这些特殊骑手感动，他看着他们每天的遭遇和努力，一会儿感到心酸一会儿觉得充满希望，“能被顾客理解和认可不容易，但只要有机会，他们绝对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做好工作。”他介绍说，平台正在开发一些为无声骑手们设计的新功能，比如自动语音功能，未来可为无声骑手送餐提供更大便利。

让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，更有尊严，一直是社会各界共同致力的目标，互联网时代拓宽了残疾人就业的渠道，在外卖骑手的岗位上，人们可以摸到科技的温度，企业的温度，城市的温度和无声骑手们之间的温度。

“我会好好做这份工作，谢谢送餐中大家的耐心。”采访最后，杨凯和张丽丽练习了好几次，一起录了段手语，感谢他们在送餐路上遇到的温暖的人们。